國民日報

社址：長沙臬台街
電話：第五號
電報掛號：一〇三二
定報價目：每份金圓券一角

總統再電地方首長 管制市場維護幣信

金圓公債將託外商銀行發行

【本報南京二十九日專電】明（三十）日中政會，將由總裁親臨主持，聞會議主題爲財經改革之各項補充方案，及黨務改革等項。又黨務革新方案，將於九月中旬編整理完畢。

【本報南京二十九日專電】財長王雲五今日談稱：新公債之發行刻不容緩，金圓券與公債同時發行，收相輔相成之效。蓋欲新幣幣值穩定，只有從速發行公債，俾對今後大量出籠之金圓券能予以收縮。其發行最好託外商銀行代辦，方足取信於民。此項擬議，滬上若干金融界人士均表贊同。

【本報南京二十九日專電】據記者獲悉，最高當局對此次改幣所獲得初步成果已頗感滿意，爲鞏悉各地人民對新幣所表現之擁護現象後，更電令各地方首長務期決心整飭市場，維護幣信，以使民生趨於安定。金元券發行後，若干人曾顧慮人民兌出金條美金易得之金元券，最易誘引游資出路問題，已獲得解決。當局決定於六大都市檢查倉庫，且滬市昨日已開始檢查，最易誘引游資之紗市證券交易，已呈疲乏之象，即可歸於平靜。可見當局維持新幣信用之決心。一般人士於此已對新幣發行之前途極表樂觀。

【本報南京二十九日專電】蔣總統二十八日下午四時單獨接見交行董事長錢新之，垂詢幣制改革後滬市金融情況，並聽取錢之意見。錢當向總統提三建議：㈠幣制改革爲適時舉措，雖爲時已覺稍晚，但改革後反應極佳，希望政府能以最大決心加強執行。㈡希望政府充實發行準備，對國營事業資產應早日完成發行股票，變爲有價證券。㈢金圓券發行後，因人民紛以金鈔外幣兌換金圓券，市場游資事實上已較前增加。對此希望政府能運用有效辦法，導入正途，免刺激物價。㈣穩定物價，促進生產。

政府保有大量輔幣 即將分運各地發行

工商界困難問題 當局正謀通盤解決

張厲生在津出席工商座談會

宋子文在港 將會晤港督

張氏招待津新聞界

談游資出路問題

社論

法國政潮又起

央行辦理同業貼放 四聯總處議定規則

立院定九二復會

將討論匪諜學生處理問題

豫東國軍出動搜剿 商邱以南斬獲甚多



新幣發行前後的上海灘【下】

本報駐滬特派員　李楨

一聯串謠言的證實

金圓問世出現奇蹟

限制紗布外運 停止食油出口

滬經管處制訂辦法

匪黨又一陰謀

圖利用洛陽建立僞政府 收容馮玉祥及李濟琛等

日漁船越界捕魚 我訂定處理辦法

提高公務員待遇 總統責成財部考慮 尚待立院會議討論

首都大學教授將發起請願

調查「七五」事件 監院發表報告【續昨】

學生傷亡

兵士失蹤

阮文春上台後的越南（上）

中央社記者李星可

傳莫斯科四國會議中 對柏林問題已獲協議

美記者在柏林被蘇拘押

麥帥修訂日公務員法 蘇聯代表堅決反對

謂此法公佈後日即大捕工人

戴高樂圖東山再起 積極展開重握政權運動

防止細菌戰爭 英從事大規模研究

製造防菌藥品工廠已在建立

霍奇過日談話

南韓實力甚感空虛 美軍當無撤離之意

韓國經濟獨立極難成功

美再撥五千餘萬元 供歐洲及我國購糧

總數已達二十二億美金

北韓在南韓的祕密選舉 已先期完成

美衆院譴責杜魯門 自宮阻礙調查共黨行徑

檢察長亦未實施間諜法

美國之熱浪 可暫時減退

本報啓事

茲遵奉政府改革幣制法令參照戰前標準，經各報公同決定：（一）報價照新幣制改訂如下：一、……（四）八月二十三日起……

長沙市報商業同業公會改組籌備委員會

燕山中學招生 男 女

育群中學招生 復員長沙

長沙市立第一商業補習學校招生

湖南省立沅陵中學通告

本校定於九月六日開學……

校長　徐盛圭

鄉村工業示範處華中分處價售新式榨糖機 啓事

一、機器名稱：畜力立式甘蔗壓榨機 二、重量：鐵製約重一千一百斤 三、効能：用水牛兩頭，每日工作二十四時可榨蔗一百二十担，約產蔗汁九十担，可熬糖千斤左右 四、價格：照現時門售……五、現貨供應二十部 六、付款……七、接洽處：（一）邵陽保甯街本分處門市部（二）長沙新軍路十五號長沙辦事處電報掛號二三七六 八、附告：印有詳細裝配使用保養說明書備索

華益板號啓事

物價受嚴格管制後 市場[illegible][illegible]交易現少

行莊拆息日內可望減低

幣制改革令實施後 商場交易極形冷淡

一椿「光洋」糾紛 鬧到警局去了

湘潭銀根緊迫

國民日報行情

（二十八日行情）

金融　米糧　燃料　油鹽　疋頭　雜貨　百貨　棉紗　花紗　香煙　紙張　藥品

痛下决心平抑物價

市府邀各業開座談會　商民表示擁護限價令

蔣市長嚴令糧商　谷米不准加價

謝紹秋等建議政府疏導糧源

嚴禁銀元黑市　取締高利貸款

發展綏靖區黨務

十六綏區設黨務指導委員　霍揆彰王劍波等兼任委員

立法院的法定地位與其應有的警覺

（本報特約專論）　劉通誠

蔣司令的警告：借人頭平物價

勸誡商民不要以身試法

工商部電省府：嚴格執行物價管制

各種貨價以十九日為標準

崔伯鴻說：犧牲小我　顧全大局

對長市工資問題　省工業會開會討論

主張遵照政府規定辦理

縣政研究會　昨開成立大會

常寧旅省同鄉會　昨正式成立

如何規定工資　各業工會提出意見

△正呈請市政府核定中

安仁周縣長　臨財不苟

拒受糧食借谷條



國立大學收費　將不逾五金圓

教部正在擬訂標準

京杭記者籌備　慶祝記者節

河南大學　即可在蘇復課

蘇雜誌譯刊　我華羅庚教授名著

小學教員資歷　市府限期登記

國際招生書籍競賽

◇展至九月底截止收稿◇

台灣籌備全運會

省運會或將延期

北大放榜

管理新聞廣播　改由民廳主管

遺失文件收據聲明

本人前曾南大馬路基地六塊東抵三七五九一二西抵三七六〇南抵三七八一北抵馬路計面積一畝五分八厘三毫已於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向長沙市土地登記處申請登記在案有洪字第一二九三號文件收據一紙長沙淪陷於三十三年七月八日在長沙東鄉洞非館遺失除呈請長沙市政府補發外特此聲明　潘保廷啟

遺失聲明

本人今因不慎遺失湖南省政府（民）八四號證章一枚除呈請補發外特此登報聲明作廢　吳濟民啟

遺失啟事

本人不慎遺失霞凝鄉四保五甲身份證一紙（號次宗記）除呈請補發外特此聲明作廢　胡起鳳啟

遺失聲明

敝莊於本月二十七日不慎遺失一號往來摺一本常日業經函知各往來該摺支取無效外特此登報聲明作廢　全豐莊啟

缺陷與文藝

萬里

災害多，獎勵天才，缺陷和不滿是生命的創造的根源。

◇ ◇

在人類的生活上，是一定有些什麼缺陷和不滿的，因此，凡那力謀方法，想來彌補這缺陷和不滿的慾求，便就可看作生命的創造性。

◇ ◇

缺陷與困苦，是最有效力的鍛鍊，是成功的導火綫。

◇ ◇

受過舊社會制度，舊法律道德的壓迫的人，便有了苦悶懊惱，這些苦悶懊惱是作家的鞭笞，創造的發動機。

◇ ◇

能夠給藝術家一種最強韌的表現力的，就是缺陷產生的苦痛。

◇ ◇

慾望的衝動得不到滿足，便形成苦悶，把苦悶象徵出來的便是文藝。

◇ ◇

吳敬梓窮得燒書以暖足，杜甫是久餓以後，吃了太多的牛肉，胃出血而致死，左和易卜生，都窮得衣服也沒得穿。

◇ ◇

杜甫是肺病患者，腳和手也有病，左丘明是瞎子，司馬遷因腐刑而殘廢，荷馬米爾頓，雙目失明，都是瞎子，柴霍甫有肺病，波特萊爾有神經病。

◇ ◇

西凡提司因受槍傷斷了左臂而作「吉訶德先生」，奧斯脫洛夫司基無眼作了「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 ◇

托爾斯泰貌醜，怪上帝只有斧頭把他的相貌隨手劈了幾劈，沒有細工雕琢過。高爾基的面貌也很醜，高顴骨，闊鼻子。

◇ ◇

缺陷對於作家是一種壓力，李諾是壓榨出來的，腦汁（作品）也須用壓榨才會用出來。

倫敦橋畔的懦夫們

英T·白克作、陳北鷗譯

攤派

若璋

賈克倫敦

歸舟

……

賈克倫敦對於東方和南太平洋的情形一如他對於本國那樣的熟識。一九〇四——一九〇五日俄戰爭期間，他曾當過戰地記者，採訪報導，極爲成功，夏威夷和那里的土人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經常到那島嶼上流連風景的。

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不願接受任何的拘束，他痛恨暴君，征服者和濫用權勢的人，這從他的作品可以看得出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他就認爲德國的黷武主義對自由的國家是一種威脅。他當時憤慨得要與德人親自搏鬥。不幸他沒有看見美國的參戰就死去了。

國民日報（新五〇期）

江流的控訴

周遭

在往常，我幾乎每個黃昏都要到江邊走一趟，爲的是我愛那江流的歡欣、洶湧和鼓舞。從那「江間波浪兼天湧」的翻滾裏，從那「萬頃江田一鷺飛」的蒼莽裏，我可以聽到一種壯士的豪放的悠然的歌聲，和明天的音籟，明天的希望。

還有，我也愛那蒼蒼的遼闊的藍天，萬頃碧綠的瓜田，飽孕的風帆，和那麼一股大勇的引力……

病中，我常以不能照例拜訪江流爲憾。病後，我請求父親給我到江邊走一趟；然而父親卻說：「江邊並不好玩啊，別走。」頓了一下，接下去，「等着以後去吧！」這句話，彷彿一陣不可瞥見的風暴，轟響在炎熱的大晴天，帶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潛力，轟擊着我的身子，震撼着我的心子，幾乎使我昏過去。在渴望中，我重溫舊夢地想像着：

舟子滿載着希望和苦難，
馳往遠方；
江水吻着田疇，
欣喜從植物葉梢滲出；
颶風由沙草叢裏蠢起，
撲撲地飛去了。

這些多麼富有魅力呵！而父親又擾動了我的嚮往，想像和回憶，近似帶着埋怨，嘲弄說：「傻孩子，江邊有什麼好玩哪，江只是水手們的家，流浪者的家；他們命定了要在江流裏掙扎，要在江流裏賣力，甚至還要葬身在江流裏。而無情的江水，毫不寬假，毫不庇護，永無眷情地把他們的尸身捲走了。這些多麼沒趣呀！爲什麼還要戀江流，苦思江流呢？」這些話永遠刻在我的心坎上，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都不會忘記。

而這些話更加重了我的負荷；我，被珍愛得連江邊都不准走，深怕江流會吞噬掉我似的；而那一般苦難的人們，卻得終年生活在江流裏，葬身在江流裏。社會多麼不仁呵！

終於，有這麼一天，我們重逢了。猶如看到久別的愛人一樣地，我欣喜得狂跳起來，感激得淌出熱淚來。江流還是一樣地奔騰，一樣地頑皮，一樣地憤怒，一樣地流向遠方……

我沿着江邊走，江流沿着我身邊走。一條古老的船靠近了岸，聲音雨又高吭的呼嘯飛揚起來了。從這悲苦而又淒幽的嘶喊裏，我聽見到時代的人類的苦難了。

船上有一個中年人和一個少女。少女的頭髮如飛蓬，跟着幽抑的、低沉的哭聲盪漾。中年人的眼孔周圍鑲着一道紅邊，淚汪汪的，顯出怪悲哀的樣了。……

我問：「怎麼啊？」

「媽媽死……」女的泣不成聲地答應。

這時，我才發現船中橫躺着一具屍體。

「怎麼不葬？」

「都有主。」這成什麼話，一個人窮得連葬身的地方都沒有，當那般人正在享樂得發狂的時候。……終於，我看見他們把屍身丟進江流裏了。波紋跟着屍體的沉落而擴散開展去，麻木的江也顯出憤怒的，悲哀的浪花……終歸平靜了。直到現在，那幽抑的，低啞的哭泣還迴盪在我的耳際，從老遠的江邊，老遠的山谷，從記憶的崖岸，同情的山嶺所發出的。

江流，透明的土地，我要控訴呵！